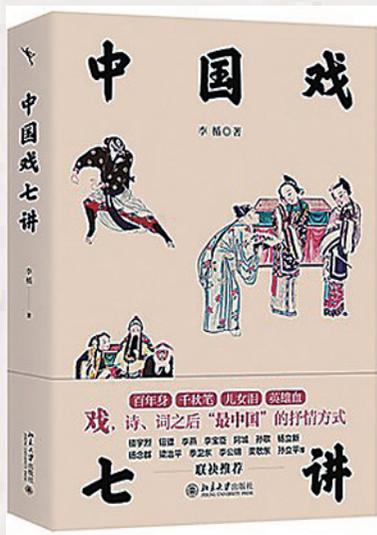




《中国戏七讲》

——解码「最中国」的抒情方式

张鹏禹



与其他戏曲鉴赏类书籍不同,《中国戏七讲》(北京大学出版社)的作者李楠不是职业演员,也非专业研究者。供职于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他的职业身份是法学家、社会学家,却缘何对戏曲情有独钟?他写给大众的戏曲普及读物又有哪些特殊之处?

原来,李楠从小接受传统文化熏陶,少时学戏,接触过姜妙香、梅兰芳、俞振飞、侯玉山等著名京剧、昆曲演员。他1962年入俞平伯创办的北京昆曲研究

社,2004年至2017年任北京昆曲研习社副社长。他爱戏、懂戏,至今还登台演出,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京、昆都演,生、旦、净、丑都来,文的、武的都来”。他讲戏,承袭齐如山、王元化、刘曾复诸先生一脉,又有自己的独特体验和感悟。

《中国戏七讲》的7个章节分别是“作为‘非遗’的中国戏”“在过去那个年代,‘活在戏中’的人”“戏,何以‘中国’”“中国戏的质态:从可欣赏的技艺看”“中国戏:表达及传承了什么”“从‘社会’角度看与‘戏’相关的人”“放在大历史中去看”。作者注重从社会学角度,结合自己看戏、唱戏、演戏以及与京剧名家和票友接触的经历,还原中国戏产生的文化土壤,对其主题表达、美学特质、历史沿革、互动形态等做抽丝剥茧式的解读,尤其注重中国戏与中国人的密切关系。

作者认为,戏,是诗、词之后“最中国”的抒情方式,蕴含着中国人特有的认知、思维、记忆、表达和交流、互动方式。本真意义上的中国戏,要从中国戏(以京剧、昆曲为代表)的可追寻处(可听、可看处)讲起,而非停留在文学史和戏曲史中以文字钩沉;要突破舞台上占支配地位的西方戏剧理论范式,用中国戏曲自有的语汇去理解它的独特之处;要突破艺术和娱乐的狭义层面,在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广阔空间里,理解它何以成为中国人生命的组成部分。

比如书中对以前的观众不识字却能听懂昆曲这样解释:以前的大村小镇、市井码头,很多人都会唱昆曲,甚至在冀中一带的农村都有三四十个昆弋班社,农民对昆曲非常熟悉,老太太都能看出演员偶尔戴错的盔头。清代康熙年间,有个说法是“家家收拾起,户户不提防”,“收拾起”是昆曲《千忠戮·参赌》中的曲词,“不提防”是昆剧《长生殿·弹词》中的曲词。作者认为,七八十年前,乃至更早以前,“戏,是那时人文化基因序列中的一段染色体;人是‘活’在戏中的,戏,是生命的一部分”。在李楠眼中,过去的人们看戏不仅是观众,更是“参与者”,戏曲与他们的整体生命经验息息相关。

对中国戏的文化主题,该书做了如下概括:“百年身,千秋笔,儿女泪,英雄血”。仅就“英雄血”说,那是《单刀会》中关羽面对大江滚滚而去,想到赤壁鏖兵,想到那些风云人物,说的一句“二十年流不尽的英雄血”;是京剧《霸王别姬》中项羽说的“天亡我,非战之过也”;是昆剧《钟馗嫁妹》中的“沦落英雄奇男子,雄风千古尚含羞”。这种文化主题又给生活于浓厚戏曲氛围中的中国人以潜移默化的影响。

除了观点提炼和总结,《中国戏七讲》的精彩之处,还在于对京昆表演艺术家和著名票友生平故事的介绍,有些来源于作者与他们的直接交往。比如书中忆及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文史专家朱家溆哪一出戏演得精彩,作者如数家珍。因多次同台,作者深有体会,在书中发出赞叹:“他会戏,和他的表演,可以说超过今天专业剧团的很多人。”

《中国戏七讲》在结构上做到了点面结合,史论互见,在各章内部穿插了27出经典好戏的详细品鉴,举凡《打渔杀家》《长生殿》《牡丹亭》《霸王别姬》等经典昆剧目,都有重点赏析,以帮助戏曲“小白”打开亲近经典的方便之门。

正如作者所说,“这是一部可以在不同层面去读的书,可以随便翻翻;可以从不同于论文的口语中去发现、思考与传统中国戏、与艺术、与社会有关的问题;可以举一反三,开阔自己的眼界,提升认知和思维的品性。”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麦穗,是植物,但在肖复兴笔下,却是一个人物。

与作者上一部小说《兄弟俩》中的双主角设定不同,新著《水上花》(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是一部名副其实的“大女主”作品,从麦穗、麦芒姊妹俩的名字上看,主角配角的身份一目了然。根据百科词条的解释:“麦穗上的麦芒是麦的叶退化而成的,可以抑制麦的蒸腾作用,使麦的产量增加。”由此可以窥见,作者心中,麦穗是麦芒的“红花”,而麦芒则是麦穗的“绿叶”,麦穗正是这部小说当之无愧的主角。当然,书中这位“大女主”还只是一个涉世未深的小姑娘。

麦穗天赋异禀,胆大心细,打小不怕水,习得好水性。10周岁生日这天,一次偶然的机会让她与跳水结下不解缘,就此开启了“痛并快乐”的体育生涯。麦穗学习成绩一般,可是说来也怪,自从练上跳水,仿佛变了一个人。因为有了为之奋斗的目标,短短3年时间,她从一个吊儿郎当、只顾疯玩的“假小子”,逐渐成长为一个自信坚毅,不怕苦,不服输的“阳光少年”。经过日复一日的艰苦训练,13岁的麦穗终于迎来人生中的“高光时刻”——代表市少年队参加十米跳台全国选拔赛。然而,由于教练指挥失当,加之自己急于求成,在决定成败的关键一跳中,麦穗出现严重失误,不仅与金牌失之交臂,还差点因脊椎骨错位而落下残疾。面对突如其来的沉重打击,是接受残酷的现实,放弃梦想,还是迎难而上,越挫越勇?这既是命运之神抛给麦穗的“哈姆雷特之问”,也是很多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的考验。

仅从故事情节来看,小说《水上花》与电影《翻滚吧!阿信》有异曲同工之处。同样是体育题材,同样是追逐梦想的励志故事,同样是拥有运动天分的花季少年遭遇命运的锤击,同样是执着的信念驱使自己“浴火重生”……某种程度上讲,麦穗就是阿信,阿信就是麦穗,他们是“想哭的时候就倒立,不让眼泪流出来”的鲜活人物,同时也代表了每一位“敢于向自己立下战书,誓言再奋力一搏”的逐梦少年。

肖复兴在《水上花》后记中说:“在金牌之上,还有奥林匹克精神,正如同雨果曾经说过的‘在天平之上,还有更高的七弦琴’。”众所周知,奥林匹克格言是“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代表着一种永不言弃、不断进取的奋斗精神和不畏艰险、敢攀高峰的拼搏精神,而这又何尝不是每一个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需要学习和具备的重要素养。破茧成蝶、凤凰涅槃、脱胎换骨……“成长”背后必然伴随艰辛与苦痛,从这个意义上讲,与其将《水上花》定义为“体育小说”,毋宁说它更像一部“成长小说”,一部有关挫折与成长的“教育小说”。

麦穗不仅是一个小说人物,也是一株向上生长的植物。

在结构设计上,小说分为4个章节,分别对应着“麦穗”生长的4个阶段:第一章从邂逅跳水运动起笔,讲述了小主人公为实现阶段性目标而不懈苦练基本功的过程,这正是小麦生长的第一阶段“播种一出苗期”;第二章旨在描绘麦穗的“至暗时刻”,从赛前的信心满满,跃跃欲试,到错失金牌,险些致残,被迫中断体育生涯,这一阶段对应着小麦成长的“分蘖—越冬期”;第三章重点叙述麦穗在爸爸和教练帮助下摆脱阴影,重拾信心,走出困境的心路历程,它对应的是小麦成长的第三阶段“返青—拔节期”;第四章意在呈现人物的“思想成熟”与“精神蜕变”,尽管小说并未刻意凸显“花好月圆”,但从结尾的情感基调中可以预见麦穗即将迎来一个属于她的“丰收季节”,而这一阶段可视为小麦成长的“抽穗—灌浆期”。从文本“互文性”角度看,我认为小说《水上花》理应拥有一个响亮的副标题——《生长吧!麦穗》。

肖复兴的确是一位写景状物的高手,深谙以物喻人、托物言志之道。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在他的小说创作中,特别是在其近年来的儿童文学作品中,植物都是不可或缺的描述对象。它们是《丁香结》



赵振杰



中以不变应万变的丁香树,是《合欢》中寓意美满祥和的合欢花,是《红脸儿》中沟通儿童世界和成人世界的3株枣树,是《兄弟俩》中激活童年记忆的白紫桑葚,是《春雪》中见证沧海桑田的那棵老槐……这些看似“无言”实则“多情”的鲜活生命体,共同组成了肖复兴小说中别具特色的叙事“潜文本”,而其中所蕴藏的情感力量、历史分量和思想容量,更为其作品建构起一个多层次、立体化的审美空间。将《水上花》置于这一审美空间加以观照,那棵死而复生的葡萄树恰好与小主人公触底反弹的命运轨迹,形成某种奇妙的镜像关系——奄奄一息的葡萄树再次焕发生机,对应并象征着麦穗重新收获信心和勇气。正是在植物与人物的同步成长中,体育的奥义、教育的真谛以及生命的价值被作者和盘托出。

中国人常说: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所以,生长吧!麦穗。西方也有一句名言:种一棵树最好的时机是十年前,其次是现在。所以,翻滚吧!少年。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